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八

臣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己未弘治十二年。正月　朔。

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陜巴入哈密。

先是土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貿易。且夷使寫亦滿速兒等皆安置閩廣不得歸。乃遣使將陜巴及金印送至甘州。以求寫亦滿速兒等。復通貢如舊。王越在鎮時奏言哈密爲土魯番所破久弗繼立近番酋引罪。還所侵地宜封其故王以守之。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越奏

乃請給陜巴蟒衣冠服。令甘肅鎮巡護入哈密。論興復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

改林瀚為吏部右侍郎。

起謝鐸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屢辭。不允。

鐸先任南京國子祭酒。懇疏致仕。至是陞侍郎。遣使就其家起之。兩具疏辭疾。不允。行次越。得疾徑歸。以狀投紹興府繳進。力求致仕。不許。又疏求台州府轉奏。知府不敢上。給事中吳世忠、主事潘府言當速起。以盡正人之用。使者再至。有司勸駕益急。遂行。至京。以求退而得遷。非義所安。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始受命。

南京兵科給事楊廉疏講書宜用大學衍義從之。

二月以右副都御史陳瑗總理南京糧儲。

總督漕運右都御史李蕙乞歸展墓從之。

北虜犯宣府都御史馬中錫敗之捷奏賜白金文幣。

命大學士李東陽禮部侍郎兼學士程敏政主考會試賜

宴于禮部

給事中華昶劾程敏政納賄鬻題下獄候問。

昶言程敏政素因不謹已放歸田營求李廣復官禁近

叨爲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題策三問四問題賄賣

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問人且

驕于衆已而果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思景泰年間

徐泰買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曲護幸免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與唐寅等相率以賂其門朝廷取士之科關係最大豈容再壞

禮部尚書徐瓊等議令程敏政迴避令李東陽重閱硃卷

從之

瓊言敏政私賣三塲題目傳誦于外恐或未眞況未開榜其所買之人曾否取中難以定奪令李東陽會五經同考試官將塲中硃卷凡經敏政看者重加校閱果有情獘出塲之後通行究治是月二十九日揭曉取倫文叙等三百人凡敏政所取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照不錄

三月。起養病張元禎爲翰林院學士。

元禎養病家居九年。召起之。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倫文敘豐熙劉龍進士及第。孫緒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劉潮等二百二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王守仁。封新建伯。梁材以守正稱。

工科給事中林廷玉復疏程敏政賣題事。逮廷玉敏政下獄。

廷玉謂臣嘗爲同考試官。與知簾內事。且職在諫垣。不可循默。但據簾內所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上之。

清寧宮議重修。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戶部尚書周經奏止之。

經言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顧役爲之識者服其遠慮而潛消默奪非人所及云

四月廷臣會議華昶林廷玉劾程敏政事問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爲民令敏政致仕調昶南京太僕寺主簿廷玉海州判官

初敏政發策以劉靜修退齋記爲題人罕知者其昵幸門生徐經平日獨伺得之嘗與南畿解元唐寅陳說至是果以發難舉答無遺二子矜誇雀躍衆議沸騰謂敏政賣題受賄給事中華昶劾之瓊關知廉內敏政在棘闈皇惑失措自言夙搆試目疑爲家僮竊賣播閱試卷

凡知策問出處者俱黜落揭曉後給事中林廷玉復疏
言敏政受賄雖無指實而自言家人竊賣跡有可疑
詔逮經等俱下獄經服平日嘗以雙綺饋敏政敏政受
之出入門下夙搆試目實從家人購得之獄成敏政奪
職經寅俱爲民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疏乞挽回邪俗下所司知之
世寧言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
久朝士安于豢養狃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放
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諉避事爲老成以黨惡
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
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

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于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五月。戶部尚書周經等因各處奏災傷。疏請明用舍省冗費以弭災變。下所司知之。

吏部尚書屠滽疏請禁内降弭災變。下所司知之。大意言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突銛鋒而竭筋力。積數十年不可得。而白身之人。乃或因奔競乞憐。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然。不可以爲訓。又曰。今日之傳奉且濫

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批之降。甚

爲政體之累。　陛下當遠宗堯舜。近守　祖宗。豈可襲

漢唐宋之弊政乎

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至則首黜武臣部運尤無良者。權貴干請。悉拒弗納。近

例漕司多假太倉官銀。少免利息。敷華謂逋賦乃下剝

上攘所致。而官爲借貸。大非政體。峻爲之禁。又高郵諸

湖隄。久且壞。乃爲深溝數道。以緩湖水。竇。瀕多平坡。又

趣令築堤。堤成而水至。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學士李傑祭告。

南科給事中楊廉因闕里災。請更立木主。以華夷敎。下

格之。

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傅瀚掌詹事府事。

刑部左侍郎屠勳勘戚畹壽寧侯與河間民構田事。直田歸民。上從之。

勳上言食祿之家。不言利。況　母后誕毓之鄉。而與小民爭㧞地。臣以爲不可。上嘉納。歸其田于民。

加南京兵部尚書張悅爲太子少保。

七月。以右副都御史王儼巡撫山東。

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戶部尚書周經奏止之。

經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爲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洪鍾建議增築邊墻下所司議行之。

時朶顏虜勢日猖武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墻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復繕城堡二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

八月以右副都御史雍泰巡撫宣府。

泰剛明正直不附權勢先任浙江布政民多販私鹽泰先收勢家治之衆遂息故推任之。

改倪岳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湖廣分巡荆襄僉事李善討擒妖賊何准平逆黨。詔陞

俸一級。
何淮僣號稱王與其徒五百人攻陷城池劫掠鄉聚居民大驚恐不可撲滅呂高者襄陽衛指揮也善捕賊乃以委高而身自微服出入賊窖中覘賊以計擒獲之事平。
南京福建道御史洪遠上言弊政下所司知之
一抑異端以守勅命一弭人怨以全貴戚一辨邪正以定國是一勤修省以回天變人多壯之
九月致仕大學士徐溥卒贈太傅謚文靖
戶科給事中叢蘭上䟽弭災實行下所司知之
蘭言今日之務在惜人才慎舉措恤畿民撫邊戍警

玩。杜貪殘。元惡如中官汪直輩之陰圖復用。奸貪如侍郎林鳳輩之未見罷黜。左道如太常寺卿崔玄端之紊亂舊章。皆宜懲處。以順上天遏惡之命。

以秦民悅爲南京吏部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謝綬因災異。率九卿陳時政二十八事。下所司議行之。

南道御史王啓劾守備內官董讓不法事。不報。

十月。命採珠于廉州。

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不償所費。

虜寇榆林寧夏大同。

掌詹事府事吏部侍郎吳寬率僚屬上疏。請東宮勤學。

上嘉納之。

寬言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中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

以楊守阯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改金澤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大同缺馬。兵部尚書馬文升請准給糧料市之。戶部尚書周經力言非制。上改命以馬價充用。

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

壓之文爲據詞甚激。
清寧宮興工。詔許番僧入宮慶讃吏部等衙門尚書屠滽等疏止之。
疏甚剴切末復云。自今以後僧道之流並乞杜絶齋醮之事並乞停止崇聖賢之正道守祖宗之家法。俾天下後世有所取則皆嘉納之。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召何鑑爲刑部右侍郎。
十二月。刑部主事鄭岳。無罪下獄。戸部左侍郎許進以微讉疏雪之。
庚申。弘治十三年。正月　朔

命法司刪定問刑條例。

時法司病累朝條例繁多。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

大學士劉健等請勵精勤政。上嘉納之。

健等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至寢閣。矧今各邊啟釁。四方荐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二月命戶部左侍郎許進往勘河間貴戚莊田事。疏係民業。上從之

進會巡撫高銓勘寃聲撼野至毆州縣吏不得行。許遂
欲執以復命。銓曰。若是固為民至意。萬一不測。如民重
得罪何。請勘實以聞。　上雅愛小民必不忍奪其生業。
以利左右進以為然遂一勘實遂疏實係民承買納税
養馬地土宜照舊管業事得不行。

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張敷華奏江西南兊糧改折從之。
每石陸錢折銀二十五萬兩。

三月給事中曾昂疏請括諸藩庫貯戶部尚書周經議止
之。
昂以邊方調度日繁請令諸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徭
羨銀盡輸太倉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

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豈
藏富于民之意乎眾皆服其議

問刑條例成

召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鄧廷瓚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以
疾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虜酋火篩入寇宣府大同

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荆
白羊倒馬等關

吏部選進士江潮等為御史　上震怒黜潮等外任
時不中選者讒于大學士劉健曰新選江潮等素毀閣
下令任言路不利閣下也劉健信讒密奏曰江潮等皆

新進浮薄。不堪風憲。上震怒。由是吏部認罪。而各官皆黜。豈古之休休者歟。

四月命平虜將軍平江伯陳銳提督軍務戶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許進率師禦北虜。

總兵多帶領諸貴遊子弟爲叅隨諸目。初意欲叨冒功次進出居庸關。即下令曰。叅隨諸人。既以自備鞍馬廩給。每日止給行糧三升。到鎮即編入行伍聽征。敢有買功并侵擾地方。以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乃競爲媒孽。

命大理寺右少卿張泰會武臣勘皇莊。奏係牧馬草場。從之。

皇莊與牧馬草場爭地界。日久累勘不明。泰訪得永樂

中開設圖本按之權貴始服。

五月甲寅朔日食。

彗星見。

禮部郎中蔡清疏時政以弭天變下部知之。

清因彗見言通賄李廣者尚在朝班是紀綱廢弛故士風日壞甚至宦官廝養宅舍擬公侯金銀動萬計而錙銖取民者多充庸將之家轉運權倖之門民力屈兵力弱尚忍言哉今欲救之必先正心用人。

兵部尚書馬文升以星變乞致仕不允。

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各以星變乞致仕許之

滽鼎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人夫
賜璽書。給驛以歸。但經以守正進。歸人多惜之。
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勑使臨門。即攜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其來。如飢兒之
得乳母。至則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便役法。凡上下不
便者。一切正之。廣人駸駸樂生矣。
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爲吏部尚書。
以右都御史侶鍾爲戶部尚書。
以掌詹事禮部侍郎傅瀚爲禮部尚書。
以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
以工部左侍郎曾鑑爲工部尚書。

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

以上皆署印侍郎林瀚韓文推陞。

提督宣大軍務侍郎許進劾總兵官王璽平江伯陳銳畏縮玩寇。詔以叅劾將官不與監督同議行取回京。

翰林檢討劉瑞疏弭災八事。上嘉納之。

曰崇聖德親儒臣嚴近習全孝思旌直言勵士風畏小民御戎狄。

六月。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議諸營提督官去留。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本各議去留健等請上裁決。

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東

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　聖諭極當皆擬　旨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撰手勅既成　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

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

河決曹單

時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山

東曹單等州縣被害尤甚。

以梧州知府張吉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改南京吏部尚書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南京戶部尚書梁璟南京工部尚書蕭禎以星變乞致仕。允之。

南京禮部尚書謝綬右都御史翟瑄以星變乞致仕。不允。

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翀得玉璽來獻禮部尚書傅瀚力論其僞。上從之。

翀言乞頒示天下。以爲傳國之寶復出。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贋作無疑。即使非贋。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爲寶。得之者君臣

歡色相慶我　太祖以聖德受命制一代之璽傳之
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藉于彼哉　上廼以
其璽屬庫藏之

七月北虜寇榆林

以林瀚爲南京吏部尚書

以王軾爲南京戶部尚書

以董越爲南京工部尚書

以翟瑄爲南京刑部尚書

起養病廣東右布政林俊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
理操江

以陳道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刑部郎中彭澤以北虜犯邊。上攻援四策。下部。格之。

八月。兵科給事中柴昇劾平江伯陳銳侍郎許進老師玩寇。無功而還。上令陳銳閑任。進致仕。

山東臨淸兵備副使李善詰獲假稱錦衣官校。奏聞罪之。

一日報錦衣衛千戶劉海與一校尉同乘舟至。聲勢甚大。見而疑之。執。劉海下拷問。對曰。我京師人。曾貴也。聞者以爲神。

巡撫都御史張縉條陳地方八事。下部議行之。

順天府尹張憲請寛恤畿民五事。下所司議行之

以右僉都御史張縉巡撫保定。

以左僉都御史陳瑶巡撫遼東。

改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巡撫陝西。
檢討劉瑞因北虜犯邊。疏下詔求才。嚴賞罰。定戰守。下部
知之。
九月。以右僉都御史陳壽巡撫延綏。
以王鏊爲吏部右侍郎。
上御午門讞審大獄。
兵科都給事中叢蘭率臺諫申救中官何文鼎以直言得
罪下獄尋釋之。
文鼎掌乾清宮門。屢諫壽寧侯往來非制。不從。欲手刃
之。上與后大怒。親杖之。文鼎惟以不敢犯太祖
家法爲對。君子壯之。

南京光祿寺少卿楊廉入賀千秋節陳言輔導元良下所司知之。

十月以右副都御史劉瑋巡撫甘肅。

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張敷華因久雨搬運不前奏京倉糧五萬石于通倉收從之。

巡撫大同副都御史洪漢以邊師失利被劾閑住。

以王儼爲戶部右侍郎。

以熊翀爲兵部左侍郎。

以熊繡爲兵部右侍郎。

十一月北虜寇偏頭關。

兵部奏禁沿邊林木從之。

兵部奏准凡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荆、密雲等邊。應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砍伐。違者問發烟瘴地面充軍。若職官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文職降邊遠叙用。

吏部右侍郎王鏊疏邊務八事。下部議行之。一曰定廟筭。二曰重主將。三曰嚴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曰廣召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曰出奇。雖忤權倖。率多施行。

以右僉都御史劉宇巡撫大同

巡撫保定都御史張縉疏地方事宜八條。下部議行之。

命右僉都御史王鑑之巡視偏頭關等處

至則增要害撫軍士禦虜有方虜不敢犯劾太監總兵等官羅玉等巧取軍士材物邊境肅然

命工部左侍郎史琳兼僉都御史經略邊關

首陳謹邊關以防衝突五事九載秩滿擢右都御史時虜寇猖獗

朝廷方命將出師衆遂舉提督軍務已而報稍緩命先赴宣大會計馬兵芻糧虜退還京命涖院事

十二月以右僉都御史劉纓巡撫四川

虜酋火篩入河套

辛酉弘治十四年正月　朔陝西地震

時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韓城縣尤甚聲

響如雷。傾倒官民房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五十。自
朔至望震猶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徧地決破湧水有裂
開地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
詔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
馬文升集廷臣計議方略凡十三條于內欲命文職大
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
將官凡軍馬錢糧邊防賞罰俱關便宜處置及府藏官
銀不宜一毫妄費凡奏討鹽引一切停革尤剴切時弊
云。
虜酋火篩擁衆入寇榆林。
詔議增蘇松折銀以吏部尚書倪岳言止之。

馬文升上言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少增之庶國用足　詔下廷議岳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

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下所司知之

時陝西地震水涌俊上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且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

二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弭災急務　上嘉納之

文升上言地道主靜動則失常考古典凡言地震者乃

坤不承乾。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然亦未有震于元旦者。亦未有裂地成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罕見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密邇河套。地震未已而胡虜乘之。侵凌之兆亦已明矣。且王小子部落日衆。酉首火篩梟雄桀黠。往往以計敗我官軍。值玆民困財竭兵衰將懦之時而欲安內以攘外。修德以弭災亦甚乎其難矣。伏望　陛下祗畏變異。痛加修省。節金帛以備緊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西織造羢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宗社生靈庶幾有賴。　上曰覽奏具見忠愛。所司即便施行。

禮部尚書傅瀚率九卿條奏弭災時政三十一事不報復疏乞宸斷報可

初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災異因疏言今賦重役煩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庶民困苦可蘇時陝西地震異甚復率諸公卿條奏三十一事如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齋醮省上供尤拳拳焉奏留中又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屢有所陳謂當如拯焚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斷何以答天意哉疏上報可

命征虜將軍保國公朱暉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率京軍禦虜

虜勢猖獗。上召文升至內閣咨以戰守之宜文升舉
暉與琳率官軍禦虜至河套虜遁而還。
巡撫延綏都御史陳壽率軍擊虜大捷。上降勅獎勞賜
賚加俸。
時大虜在邊羽書交至鎮城晝閉道塞不行壽分布兵
馬爲十路各屯駐要害使相應援多遣覘卒哨探惟謹
軍勢大揚虜分兵入寇壽躬親甲胄爲將帥先遇賊鏖
戰三十餘合擒斬八十有餘未幾火篩脫羅干諸酋糾
率部落精兵大至先以百餘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壽曰
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擁左右數十騎據胡床麾指飲
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遂引去既而諸路將領以壽方

略邀擊賊皆大捷斬首若干級捷連上。上降勅奬勞賜賚加俸初延綏守臣以虜勢方熾鎮兵不能支請發京兵比壽屢捷而王師已至總制者請破其巢未得命駐延綏久之戰馬三萬日給草束所費不貲壽議出境揚兵牧馬即採草紓急衆恐墮賊計壽請以身先之保無事所費省若干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姪名戰籍中當有賞壽曰吾子弟侄皆不諳弓馬竟不許識者多之

三月保定府臣獻白鴉以爲祥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太僕寺卿儲巏請勅在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奏

對之辭。具本進覽。宣付史官。下所司知之。
以右副都御史韓重巡撫遼東。
巡撫順天都御史洪鍾歲減防秋官兵六千人。從之。
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計。
以右副都御史張贄總理南京糧儲。
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率九卿上弭災十二事。下部議行之。
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莊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
政。省供應。收才望。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
四月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張敷華奏定軍民運船。與王府
官校舡兩坼夾行。從之。
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雍泰被讒閑住。

叅將李傑爲輔臣李東陽任恃援橫作不法泰令縛下
以大杖擊之三軍股慄由是被譖罷歸居韋曲
雲南思疊梗化吏部尚書倪岳議遣藩臣有威望者巡視
詔從之
守臣議欲進兵兵部馬文升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灾異
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岳言用兵之法
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思疊
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
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
用兵未晩也于是衆皆從之
五月以右僉都御史杜忠巡撫延綏

戶部尚書侶鍾等疏時政十二事。詔從之。

鍾以四方多災報乃疏重京儲、愼庫藏、寔內帑、省供應、度邊餉、清鹽法、均禁例、備芻料、節香蠟、戒掊尅、處存留、恤災傷十二事以聞。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南京國子監祭酒。

時遭父喪詔司業署事員鈌不補聽懋終制赴官。

以右副都御史王鑑之撫治鄖陽。

鑑之涖政力除貪酷。時有不堪者。乃自草疏投于所厚近侍者謂撫治之官古之所無今之暫設者也欲取回京時有待選士效借寇故事并疏政事謂一日不可無此官奏聞寢其事。

七月虜酋火篩復擁衆寇大同威遠
尚書馬文升言乞命朱暉等整搠官軍以待且令各邊
謹斥堠修戰具旣而虜引去
大學士謝遷疏安邊機宜　上卽行之
工部尚書曾鑑奏定遞減王府房價及開壙造墳價銀有
差　詔從之
天順以前各王府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爲營造成
化中始定爲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遼岷荆吉襄
等府房價郡王一千兩鎭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六
百六十兩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並郡主五百兩
縣主四百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鄉君三百四十兩

至各省王府房。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郡王三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一百二十三兩。郡主二百二十五兩。縣主二百一十五兩。郡君一百九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壙銀明器銀及齋粮麻布俱各有差。因各處災荒故奏遞減。

原任提學僉事宋端儀卒。

端儀莆田人。雅志理學。嘗編考亭淵源。初稿未就而卒。

給事中王洧奏太常寺缺少卿。請簡用儒臣。不報

時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原任太常寺少卿王佐。太僕寺少卿儲巏。通政參議陳昂。管繕郎中李堂俱堪任。奉

旨太常寺堂上官內推兩員來看。盖依幸主用道士出身。欲陞寺丞趙繼宗等。故洧奏乞扶持正道。
掌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謝鐸疏風教四事。下所司知之。
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大略于闕里立廟別祀叔梁紇。配以顏路曾晳孔鯉。黜吳澄從祀各省舉部屬等官考試。并嚴考歲貢之類。俱切風教。
以戶部郎中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
閏七月。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遣兵捕殺奪嫡土官黃理伏誅。

先是知州黃智永生子長英次敬又次鈌英先智永故而英子鈞當襲敬之子澯欲立其子理乃賂思明府申理當襲藩司駁其妄將罪之理遂糾遷隆峝王愷兵攻州奪印官司擒理下太平府獄暮夜越出乃受愷兵破執鈞子濬漢支解之六夏以兵捕理伏誅

督糧山東叅政柴昇奏水旱租稅已經奏覆乞督收原價從之

初租稅已奏覆而戶部因邊警檄徵昇部運米麥草束原價糴鬻不足部檄增若干又徵解京又不足巡撫檄借官庫銀若干又不足昇具論民無餘力可以再徵庫無餘財可以再借論入得暫收原價

命工部右侍郎張憲總理易州山廠。
統郡八役民數萬。趨走之吏。自郡倅而下餘百員。故爲姦利。憲曰。近膩易汙。君其可不慎哉。總理用公差例。日廩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餽。簿書有關防。以杜緣絕之期。柴火納銀。得痛損加耗之數。于是宿蠹十去七八。而積欠日漸以完矣。

巡鹽御史馮允中疏請各邊中鹽。照舊制召商納本色。下部格之

八月。以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撫山東。

以王繼爲南京兵部尚書。

虜酋火篩寇固原。罷恭順侯吳鑑。以武安侯鄭英率軍禦

之

戶部等衙門奏定宗室祿米減折例從之

弘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日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齊糧麻布通葷免其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主而下祿米俱本色四分折鈔六分

以南京右都御史陳道爲南京刑部尚書

本兵應寧輿議加南方折銀大學士謝遷奏止之

初每石議加三之二遷曰先朝以官田稅至重故立折銀以寬之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盍節用以紓之虜騎尋遁國用不乏其事遂寢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謝丕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學士梁儲侍講張燦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陸深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諭德王華侍講劉忠是科十名以前官至尚書侍

郎詹事都御史太常寺卿府尹凡七人

九月丙子朔日食

以右副都御史汪奎巡撫貴州

內旨差中官王端往武當山設像掛旛修舉齋醮　命內

閣撰勅并祝文大學士劉健奏止之

健等言兹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爲無益

矧今灾異迭出生民困苦盜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

餽。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

報。罷。

吏部尚書倪岳兵部尚書馬文升各疏乞停送武當山神像。從之

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

岳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擬定。在吏部。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盛氣。人不敢干以私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以爲譙之爭子云。

以樊瑩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起戶部尚書秦紘兼左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軍務。

初南京守備魏國公徐溥特疏紘可當邊閫重寄。直北虜犯固原等處。特起紘爲戸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軍務。十五年。特命照王威寧例。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軍務。巡撫而下。咸聽約束。遂爲定制。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遣兵捕攻上思州土人黄金誅之

左州土官絶。改流官治之。土人黄金挈家僑居上思州。後歸賂吏目趙綸申金係官族。當復土職。至是又賂吏目汪文琥之。俱不報。會督府徵兵于州。金願充頭目。率兵以從。旣而違期。府遣州吏目黄文通促之。不發。乃火

其營。金忿。遂與其黨率所領兵還攻州治。焚文通家。殺其子武。盡掠州民貲畜。屯聚自保。大夏遣兵捕金下獄

改總漕右都御史張敷華掌南京都察院事。

敷華振揚風紀。鈐束各道。無敢緣法爲市。務崇大體。慎廉隅。又介特嶄然。不輕言咲。足以表正臺官。

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還朝。議邊務十三事。下部議之。

命刑部左侍郎何鑑賑濟兗州徐邳等處大旱。

首陳五事。一借糧餉以資賑濟。二乞通融以拯時艱。三停料價以止無益。四寬差役以寬民力。五停工作以待豐穰。悉報可。時巨盜弄兵。亟命有司賑濟飢民。招撫流亡。牛具種穀。區畫備至。

十二月。改右副都御史張縉總督漕運

督餉榆林工部右侍郎李燧還朝疏安攘十事下部議之

諭外攘宜先治內。今盛齋醮嗜燕遊寵他技以雜金紫

畜異禽以糜粱肉。此奸漸長。恐顛正道。遠人偵伺以順

逆邊方觀示以勤惰。

壬戌弘治十五年。正月 朔

吏部尚書馬文升等。左都御史戴珊等考察庶官命有被

黜奏辯者。容內旨再覈實。文升執不可覆止之。

文升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考功郎中楊旦毅然持不

可。曰 祖宗來未有此例。且倖門一開。後將謂何。都御

史浮梁戴公珊亟是旦。而馬公亦悟。竟覆罷再覈之命。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爲兵部尚書。提督團營。

大夏素以安內攘外爲已任。命下。人心翕然稱服。

江西盜起。敕副都御史林俊巡視。兼督軍務。

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入賊巢。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

內旨傳陞盧龍衛指揮使胡震分守通州。御史劉玉乞塞倖門。不報

玉言 陛下卽位之初。革傳奉以淸仕途。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堅等以傳奉列文階。金琦等以傳奉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乞備倭登州。今則胡震又以之分守通州矣。且王寧夤緣之初。兵部科道

猶各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匯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不復爭。可見　聖志稍移。將讜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

二月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讀學士劉機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擬取中式舉人魯鐸等三百人。

禮部尚書傅瀚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以禮部左侍郎張昇為本部尚書。

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潘蕃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吏部尚書馬文升上弭災三事。　上納之

一曰裁冗官。言近年以來，傳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每

歲寔支米不下萬石。而折銀折絹。又不止數萬。若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二曰杜奔競。言朝覲旣已去之。又復留之。故胡孝之後。王璠繼之。以致邵賢方誌朱璜鍾鉞任穀之徒。播告而來。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三曰革濫進。言胡虜犯邊。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通前共有數萬餘人。大壞選法。人民受害。

陞提督山西學校僉事王鴻儒爲副使。仍督學校。

鴻儒督學。以陶養爲本。以文藝爲末。抑浮崇雅。先行檢而後詞華。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又好面誨人。每生徒請

益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翕然歸之

三月詔陞開城縣爲固原州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成化已前套虜未熾平凉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息自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

戶部尚書侶鍾疏九門內臣職譏察不可干國課從之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康海孫淸李廷相進士及第周煜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卞忠敏等一百九十五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何瑭張潤曾鐸俱著名

廣東左布政使周孟中乞休進右副都御史致仕

四月以羅欽順爲南京國子監司業

命秦紘以原官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自巡撫而下咸聽約束遂爲定制

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疏乞宥逮獄御史以全風憲之職罷

傳授中書以杜倖進之門忤旨不報

時御史巡按歸以貴戚譖下獄有一二儒生貲緣內戚

求爲中書遂疏天命天討貴協天下之至公疏上忤旨

及自劾亦不報

以右僉都御史劉憲巡撫寧夏

五月庚午朔日食

以右副都御史張撫總理南京糧儲

江西提學副使邵寶請巡視都御史林俊修濂溪書院檄濂溪族孫守祠。寶督學先行檢而後辭藝黜浮崇雅士習改觀又改建白鹿書院清學田定課程動關風教。

以文選司郎中喬宇為太常寺少卿。

以右副都御史魏紳巡撫應天。

兩浙大饑命副都御史王璟巡視璟倣富弼青州救荒法行之。

六月以右副都御史韓重巡撫湖廣。

以李孟暘為南京工部尚書。

中官以宮殿傾圮欲修之孟暘徐曰萬世不拔之基已

有定所。修此何爲。議乃止。南畿織造。多取資葦課歲久爲勢家所侵。乃清查之。於是課增用足而民不擾。

以右副都御史林元甫巡撫四川。

七月。虜寇大同。

以右副都御史劉洪巡撫貴州。

南京戶部尚書梁璟卒

以右副都御史孫需巡撫河南。

時河溢且嚙汴城民。流移載道。乃議使役以築堤而予傭錢。令出。趨者萬計。隄成而飢復濟。公私便之。羣盜横行。令督兵擒捕。先後獲數十人。復取其贓散州縣以充給濟之費。他若讞獄平賊鋤強植弱。孳孳在念民所便

不便皆以次行。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于家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以右副都御史畢亨巡撫甘肅

清出匿占軍士三千人又簡餘丁爲邏卒莊浪有警踰

時城晝閉乃率師直抵城下開屯于郊令士卒樵牧有

餘芻官給價以充儲峙軍威大振虜遁去。

總制陜西三邊軍務尚書秦紘奏修豫望石峽口雙峰臺

三城金佛峽海子口等處七堡從之。

甃石爲垣累鐵爲門及築下馬房邊城三百餘里。

南京吏部右侍郎楊守阯考績至京留修會典。

内閣以會典修久未完守阯精于史事奏留校閱與吳

寬同事勘訂精審居五月書成賜宴禮部請還任許之錄校閱功遷左侍郎食正二品俸賜寶鏹羊酒

起學士張元禎爲南京太常寺卿

九月庚午朔日食

以右副都御史劉聰巡撫宣府

廷議樂工袁林瘦死事刑部尚書閔珪執擬郎中丁哲御史陳玉如律詔竟從末減

林死獄中邏人以刑部郎中丁哲濫致之死也事連御史陳玉下廷議時以事出中貴相顧莫敢發乃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死辨哲冤并下獄深治又執如初竟俱從末減

十月以楊一清爲右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

一清承命徧訪朝野之人得其利病然後之任行其所知復請擇材任使旌別淑慝故官勸政舉宿弊以革又處置收養茶馬鹽馬實濟邊用。

江西盜起戶科右給事中吳世忠劾巡撫都御史韓邦問懦緩不施一策及知府李復真王塘貪刻等情下部議之勑南院命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設法撫捕盜賊并勘吳世忠所劾事情。

時言江西盜賊之起由賦役不均官司坐泒稅粮等項往往徇情畏勢陰佑巨室貽累小民以致窮困無賴相率爲盜而豪官大姓假以佃戶名色窩隱及至事發又

曲爲打點脫免。故勑嚴禁除之。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謚莊簡。悅松江華亭人。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違書本行而謂者。尚書王恕去位。衆望咸屬悅。或言內未有爲之地者。悅直視不答。其人懼而退。性素淸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爲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及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

所預。

以王宗彝爲南京禮部尚書。

以馬廷用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給事中徐蕃疏畜牧以威遠事下兵部議之。

一日併茶馬以期實用。言將巡茶御史暫取回責成都御史楊一淸整理待成效之日差御史巡察三年一換。

一淸草場以便畜牧。言追復曠野侵地撫按毋得干撓。

一淸軍士以足牧丁。言勅本官將原額逋逃者清勾戶絶者僉補。一崇分別以勸賢能。言將見任老懦者上聞黜退政績著稱者量加旌揚。一分委任以共事功。言勅本官選兩司官一二才幹以佐經理。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

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黃鎮守怙勢凌侮縉紳至匿盜賊不以聞人莫敢誰何首劾其不法數事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哲嚴限有司遂擒盜魁賜勑獎諭時天旱種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讎指爲故殺訟于官者獄既成哲復訊見其有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諸法哲察其誣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久之真盜出始皆愧服以爲不可及民爲之謡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

無休歇至今論巡按之賢者必爲稱首云
十一月雲南書晦五日命考察雲貴官員
戶部員外郎席書䟽致災在朝廷不在雲貴在大臣不在
小臣 上從之
以右副都御史何鈞巡撫山西
巡撫順天都御史洪鍾奏毀永平陶窑以息軍民橫役之
苦從之
寧庶人宸濠奏易府殿琉璃瓦巡視都御史林俊請切裁
止可之
濠貪譎忮害倍取祿米官校害人侵牟民利俊一切裁
之至是又䟽極言其非謂乞斷大義特垂善處毋涉吳

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時濠雖橫。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如俊言。人服其先見云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

喬新性剛介寡與。歷官皆久而後遷。自少好學。公退。書聲朗然。聞戶外。雖親視事。亦手一編不少置。聞人有異書。輙假錄之。藏書三萬卷。皆手自讐校。所著有宋元史臆見。周禮集註。椒丘稿。所編選有文院羣玉。唐律羣玉。續編百將傳。先賢琬琰集。皆藏于家。卒。以弘治壬戌臘月。巡視江西都御史林俊疏其宏德邃學。乞贈謚。并乞謚文。猶有阻者。嗣是吳給諫世忠申論至正德丙子。廣昌令張深又再論。上曰。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

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甘肅副總兵曾麟結嬖近。求爲掛印總兵。兵部尚書劉大夏執奏不可。止之。

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嬖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柰何。對曰。聞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宣府巡撫遠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刑部尚書閔珪讞
罪止道明。餘悉釋免。從之。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
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
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
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十九萬有奇。
癸亥。弘治十六年。正月。 朔。
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
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
李東陽謝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武英殿大學士。吳
寬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

吏部尚書馬文升疏選輔導以全宗室。上從之。

文升言各王府蕩制踰軌非禮之爲靡所不至必選國學鄉學師儒以備講讀使之觀聖賢之書以開爲善之路誦　祖宗之訓以啓持正之心若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得從容諫正不聽者容具奏聞郡王所爲未善教授藩王得因時戒勉不聽者亦容具奏聞若干宮闈重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

進太常寺卿崔志端禮部尚書仍掌寺事

志端發身樂舞生以吐音洪暢儀度閑雅擢太常贊禮郎累遷太常卿至是進尚書追贈父祖皆如其官廕姪承祖爲鴻臚序班

江西新昌賊首王五率衆投都御史林俊并擒惡黨四十人自効賊悉散

以右僉都御史張鼎巡撫遼東。

兵部尚書劉大夏應詔陳言光祿寺無名供億。詔罷之。

大夏因應天鳳廬淮揚蘇松等處民飢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辦卓面不勝杳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上惻然下令裁減

官民乃甦後光祿寺卿艾璞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云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命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巡視雲南貴州二省。

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弊，雖險阻瘴癘，人跡所不到之處，一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職文武吏數十員，修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爲奪其牛不還者，聞瑩至，走愬之，瑩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詣瑩服罪，瑩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仇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去當直擣其巢穴，舉其族覆之。聲聞，即斂兵退。其爲蠻夷畏服如此。

駕帖下河南取牡丹三十本，巡撫都御史孫需上疏，不可以耳目之玩勞民。命止之。

三月　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俊巡撫江西。

時都御史韓邦問被劾致仕。改命俊巡撫。

巡撫順天都御史洪鍾奏創浮橋于通州以利病涉。

大明會典成。禮部尚書張昇杳舊章。自總裁以下皆賜宴。

奏請舉之。

戶部尚書佀鍾疏乞減冗費。不報。

時國用不足。鍾上疏言冗食太多。宜次內降官吏。光祿寺供應太繁。宜減內侍及畫工番僧酒饌。天下有司存留糧稅。歲不充用。宜自郡王以下。量爲裁處。太倉銀不宜收入內庫。內庫所蓄金帛。不宜修齋造像及充私賞城門中使。不宜干預國課。朝廷難之。

四月。以焦芳爲吏部左侍郎。梁儲爲吏部右侍郎

掌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謝鐸請以本身考誥命易
旌表祖母趙氏貞節。上特旨與之
趙氏守節已久未蒙旌表凡例死者不旌因鐸請破格
行之
勑巡撫江西都御史林俊同刑科給事中湯禮敬刑部郎
中邵蕡勘問巡按御史王哲鎮守太監董讓訐奏事情
哲奏讓方命不職隱蔽賊情讓亦奏哲欺壓鎮巡妄自
尊大
以陳壽爲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五月貴戚乞長蘆兩淮鹽引得旨戶部尚書侶鍾執奏請
寢成命以杜將來不報

鍾見報罷漸多乃復上言其畧曰臣累言二三事皆爲國計未蒙批荅伏乞　宸斷凡臣章奏事干貴近者亦乞施行以通下情　上是之
京師大旱兵部尚書劉大夏引言兵政弊端未能悉革求退　上不允令開具弊端
大夏陳十事一曰京軍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因京操失業五曰漕運本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馬固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甚八曰守備内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右副都御史督兵討之

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

命南京工部侍郎高銓賑濟江淮陳荒政八事從之

巡撫江西僉都御史林俊丁憂

六月鎮遠侯顧溥卒命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以韓文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先是會守備中官議事。多遜避不發一言。或探其意。𥮅以爲可否。文曰。事之可否。有理與法。吾惟以無私處之。可拱嘿爲避禍計耶。遇事輒昌言商確。聞者無不敬服。時值水旱相仍。民饑而死者相繼。乃移文戶部。欲預支三月糧。以平糴價。所司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拯焚。民命在旦夕。能忍死以待耶。即得罪。吾請以身任之。竟發米十六萬石。民賴以安。

命工部右侍郎李燧往視山東漕河。

上言壖之墻毋毀。洸河之塞毋通。浚泉疏水。漕利可復。

又請祀尚書宋禮。俱報可。

七月。以王儼爲戶部左侍郎。顧佐爲戶部右侍郎。

北虜入鎮原靖虜平凉巡撫陝西都御史周季麟調兵却之。

八月沁陽知縣馮憲忤宗藩逮獄。巡撫河南都御史孫需奏。令如反汗。有戾舊法。命止之。

初有旨下撫按官會訊。尋復遣校尉逮付詔獄。故需疏之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服闋到任

懋在監。開示近裏。南士意若無奇比。論理道探索隱幽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得失。五經論難。若持挺撞鐘。迎手而應。然後知書無不讀理若事無不會。

九月田州土官岑濬寇永定永順二長官司奪據其地總
督兩廣右都御史潘蕃請兵討平之
兵克諸關隘濬走舊城副使姜綰等率兵圍之濬自經
死函首詣三府梟諸市遷其母孫兄弟于福建懷安妻
妾子械送京師入功臣家為奴改流官府以守之
十月前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
政要凡四十篇
召張元禎為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
命侍　經筵并侍　東宮講讀
御史楊儀挾私劾禮部尚書張昇不報
儀之子從禮曹閑遊偶遇昇朴之遂挾私上劾衆多詆

儀不能責其子。反咎大臣。故不直之。

十一月。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淸奏淸出荒占牧地數目。下部知之。

淸出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一十一畝有餘。本年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劄。巡禁茶馬。又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塡簡鞏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

武廟鑾冠平陽劉健李東陽謝遷僕奴各一人

十二月。以右副都御史張本巡撫江西

時袁瑞間盜發。特榜示之。諭以生殺利害。盜遂逃散。地方以寧。凡百設施。一從寬厚。而周窮濟急。伸冤理枉。惟

恐不及。盖本守吉時，威名素著，故民懾服，自不敢犯。

巡撫貴州僉都御史劉洪奏平黨惡普安阿方車等。上

賜勅褒奬。

初王軾既平女苗米魯，而阿方車等竄逸山寨拒命，洪

追劾先守臣邀功啓釁之罪，削奪恩廕，遂練兵誓衆，檄

宣慰使司世榮父子，指授方畧，協力効命，草薙而禽獮

之，一境始平。又議增築新興、平夷所諸要害城郭，定夷

民姓氏，黜官吏貪鄙，凡興利除害事宜，悉次第行之，功

上。上賜勅褒，謂尚書劉大夏曰：劉洪會幹事。盖上

以大夏薦之也。時議欲進秩督蘇松糧餉，衆以貴州甫

定，未可遽移他所，乃止

甲子。弘治十七年。正月。　朔。

賊發寧夏慶府恭王墓。

詔江陵王封世子彥汰嗣岷王爵。通渭王旭櫏嗣韓王爵。都梁王祐橺嗣荊王爵。

以布政使文貴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貴不達大體。在鎮久。後因災傷。於中鹽商人擅改本色爲折色。以故軍用大窘。有米珠芻桂之謠。

監察御史陳茂烈以母老乞終養許之。

茂烈。福建興化衛人。爲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導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之妾。後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

爲類爭者媿服時守張本以嚴擊強徐輔以寬當道尚
深峻徐開解爲霽信孚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思考
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爲救爲監
察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身繫風紀
之重尚書侶鍾子受賂崔玄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
言者屢劾茂烈再劾侶去而崔猶留乃以母老乞終養
供母外短床敝席不辨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
則執小油盎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韶孫輔嫁具涼
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自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
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
土苴耳

內旨修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等䟽諫止之。
健等言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為甚。卒餓死臺城。信
老莫宋徽宗為甚。卒囚斃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
諸往事。可為明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
公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蠧財惑衆。何關于治。欲造佛塔。
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
改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洪鍾撫雲南。尋改撫貴州。
權貴奪民產及牧圉草場。悉還之民。權貴數短于　上。
遂移之。
三月。上授帖于兵部尚書劉大夏。陞李傑為宣大總兵。大
夏執不可不從。

李傑求近戚干 上。欲傳奉得之。 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人懇請。 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說知。李榮對曰。有 旨傳奉尚書劉大夏且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 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名大夏授一帖子。啟視之。乃朱書李傑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上旣下六部推舉。只以當堪任者以聞。如其人才望非帥臣選。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 上徑從內批出用李傑。其人到未久被劾取回。他日大夏獨對。 上乃曰。向用李傑。蓋不得已今敗事朕悔不用卿所舉之人也。

哈密阿孛剌等逐陝巴。以眞帖木兒守哈密。

阿孛剌怨陜巴拮刻陰誘魁番阿黑麻子眞帖木兒守之。

改右僉都御史劉洪巡撫四川。

松茂番夷肆亂。上以洪久諳戎務復改蒞巡撫賜璽書俾專征討乃建戰守二策申嚴號令躬率諸路軍馬捕勦且宣布朝廷德意示以禍福散撫其衆由是列柯空龍二寨爭相斬首惡出獻納欵疆場遂清。

改陜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巡撫順天。

上以御馬監及京營草場地土之在薊州者與民產錯置屢屢互爭命諭內閣擇大臣勘處必得其人廷推季麟素有才聞遂特召還巡撫薊州等處言官劾其移

鎮有貪緣意累辨求去不允尋以養病歸
內旨行河南取樂工巡撫都御史韓邦問疏乞止之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
聖睿皇后立廟別祭
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
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周太后
崩隨 上尊謚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乃
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
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御便殿召
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言孝莊皇太后玄堂與 英
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非大禮當釐正健等

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　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内臣所爲内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証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爲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

有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深德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我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
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
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　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
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意。又違群臣議。違議猶可。
柰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寢。先帝固重。而祖宗之
制尤重。卿等其詳議之。健等奏曰。容臣等且出計議奏

聞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衆推寬言寬對衆議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亦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爲非禮不足爲法衆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其左奉孝穆于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奏修舉學政命禮部議行之

懋大略欲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

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强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

改河南巡撫右副都御史孫需撫陝西

鎮守中官劉瑯與需水火剝民自殖輒以法裁之有奸民違例赴瑯投愬牒者必據法配之荒裔瑯嘗詭請于需曰瑯不能學公廉盍稍縱繩墨使瑯得飲勺水以相安于此耶需心知瑯必害已亦不爲動日夜圖陰中需大臣之子有怙勢横於其鄉者需亦裁以法于是瑯計得行會陝西巡撫缺遂調往補蓋大臣亦不欲其久于

汴也
大理寺卿楊守隨疏刑名十事下部議之。
四月授何瑭爲翰林編修。
以右副都御史林元甫巡撫貴州
命內閣撰眞人杜永祺等誥命大學士劉健等奏止之。
健等言異端不可信誥命朝廷所以奬賢勵能雖卿士
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况　祖宗廟號不過十
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
何賢何能封號多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
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擬撰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遂報
罷。

光祿寺卿艾璞疏乞減齋醮供事宂費等四事不報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翰林檢討劉瑞乞更定先師封謚下部格之

以右副都御史韓邦問巡撫河南

五月督理茶馬右副都御史楊一清同御史李璣奏請復金牌舊制詔以檢查未出寢之仍止輪年換易

都御史楊一清請支太僕寺馬價銀收買種馬發各苑孳牧下部議之

一清言開城苑安定苑堪爲上苑廣寧苑萬安苑堪爲中苑黑水苑清平苑止可爲下苑除每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疋足勾陝西三邊之用但欠

種馬七千匹。計支取銀四萬二千兩。
楊一清題請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運茶馬司給價。從之。每千斤給價銀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如前所擬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與事例。至今以為便。
加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秦紘太子少保。
紘在鎮。修三邊與其腹裏。修城堡關隘一萬四千一百九處。劃崖設險三千七百餘里。自是北虜不敢窺伺。時固原城市荒稀。民貧。乃拓其外小城。奏移批驗所于此。由是商賈流通。公私兩利。又創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才彬彬相繼出矣。在任三年。邊功孔多。

勑吏部都察院官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據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參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燒殺墩軍兵部尚書劉大夏請遣官軍備永平密雲等處從之

大夏具奏北虜大衆即今在宣府地住牧亦有東行者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有延綏遊兵在此必與孫顏相通留虜衆于宣大邊外以制我之兵分遣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不數十里即係腹裏朝入搶

掠，暮可計歸，乞揀精銳官軍，于永平密雲等處相幾截殺，仍揀集順天真保等八府民兵，俻護京師，俱切中幾宜。

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叅議熊偉整理宣大等處各邊關粮餉。

先是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至，有走囘男子，既稱虜中有異謀，欲擒黃衷，黃衷謂京城也，又云朶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于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遣偉往各關，各預整糧餉，以待出師。

中官苗逵謀出兵襲虜，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論，止之

上召問王越搗虜巢之計。大夏曰聞從征將士言。當時金汶　朝廷威德乃獲遁免。　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奈今將領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爲得策。　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誤。事遂止。

召秦紘爲户部尚書。乞致仕。從之。

七月。虜寇大同。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暖閣議選京軍出援事宜。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軍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殺傷墩軍。

延綏游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萬。定委將領。即日起行。健等奏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不知何處。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稍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臨期失措。

上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議出師。大夏奏京軍不可輕出。

止之。

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千里。未甞不利。大夏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

利。今糧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

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

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吳寬卒于官。贈太

子太保。謚文定。

寬好古力學。于權勢榮利處。則退避如畏然。及掌誥制

久。衆望其柄用。當道忌之。遭徊不進。意寬亦不能無少

望寛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安、之甚安之、衆議爲之氷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意屬寛、又固辭之、爲人端清淵穆、不涵涵爲同、不嶢嶢爲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寛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慍怒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

改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陜西、

德王奏乞漢庶人牧馬草場、濟南知府趙璜執歸于民、從之、

舊係屯田、給佃于民、息入官、百姓苦王需索、經勘

處、依違弗決、璜竟歸于民、

上御暖閣召吏部尚書馬文升議訪察賢否事。

上諭曰明年天下諸司　朝覲卿務用心訪察的實。大彰黜陟之典。復諭曰。聽得麽。文升對曰。　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以圖報稱。乃命中書扶

下階。

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

陜巴還哈密。眞帖木兒居甘州。

奄克孛剌等將阿孛剌等六人殺之。故鎭巡差人送陜巴歸哈密。

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內

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臣等不知内府該禁花様　上歴數其應用花様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壊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黄紫皁乃是正禁若栁黄明黄姜黄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緑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内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詔各衙門凡有損于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上召尚書劉大夏至内殿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鋭氣　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于運糧江北衛所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

上翌日即下詔。

虜寇環慶平鳳。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瞀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學士江瀾・諭德靳貴・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畦宏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讀學士白鉞・賛善費宏・

九月。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政事。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效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

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諭。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荅一是字。亦不為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于旨意說出。乃為重耳。謝遷曰。今遵 聖諭。批荅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决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勅京營都指揮戴儀領保定兩班人馬回衛團操。

上欲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援問策于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差奏入 上可之勅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于宮門誣大夏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怨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

淸寧宮未完 上令内閣調旨切責尚書劉大夏減軍夫以大學士劉健言止之

旨下兵部撥軍萬餘人做工大夏知工少人多盖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

于上。上令司禮監語内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事。率意减去人夫。節調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人。兵部職也。近者劉大夏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温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辭。更于何處討這等人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所裁之數。

上欲置大理寺少卿吳一貫重辟。以刑部尚書閔珪。左都御史戴珊申捄。宥之。

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寺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于獄。上大怒。親鞫于廷。欲置一貫重辟。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

上怒不解。文力諍曰法如是足矣。一貫罪止貶官。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劾總兵武安侯不職并疏備邊事宜從之。

一清具疏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俾立功使自効抑中官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請虜虜遂不敢渡河。

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事。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今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

他字不是　上微哂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　上曰然謝遷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　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來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

去舊諛頌之詞。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

上所嚮云。

十月。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

劉山伏誅。

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調副總兵歐磐率軍征思明叛命

土官黃文昌等。勦平之。

自黃𤥭歷子震孫紹至文昌作亂凡四世。悉誅絶之。

召樊瑩爲刑部尚書。

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掌詹事府事。

命工部右侍郎李燧巡視密雲邊備。

邊臣奏密雲將有虜。宜備之。　上命燧往。召至榻前諭

旨燧至邊首簡將次廣儲乃治壁壘飭器械守險隘深
溝澗開荒田導河流罔不備具。

十一月以陳金為南京戶部右侍郎

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奏請免立皇莊名目等六事　上
納之。

江西左布政使林泮奏陳澔註禮記集說有功于禮乞從
祀孔廟下部格之。

改王軾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十二月議代世子追封祔廟事以少詹事劉機議從之。
時代府世子以酗酒革爵及卒　朝廷葬以世子禮其
子嗣王以追封請且欲祔廟下禮部集議不可機曰葬

以世子。其罪已原。追封固宜也。不可廟享乎。上以其
言爲是
以黃珣爲國子監祭酒。
乙丑。弘治十八年。正月。朔
吏部尚書馬文升等會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考察天
下官員。汰去不職者三千餘員。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面議政事。
議畢。令內臣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
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月。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
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
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

也。

戶部尚書韓文乞勅重臣。公同會計足國裕民 上從之。

文言。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厨料缺用。累借別項銀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響得備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

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糧稅。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于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疏乞罷諸內璫田。盡歸之民。下部知之。

時內官奉　命勘計寧晉新河諸縣土田。吏稍侵忤。遂奏遣官校捕捉鄉民二百餘家。遠近驚擾。璟備疏其害

二月聖諭下禮部。令各衙門條陳軍民利病。

聖諭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　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的。着

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
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楊廷和主考
會試賜宴於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董玘等三百名
上召尚書劉大夏諭今後有當行罷者密封揭帖大夏執
不可止之
上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
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對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
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
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勑之類也

陛下所行宜遠師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太僕寺卿儲巏疏馬政便民四事下部議行之　一官軍分爲三等上等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　一孳生馬册各衙門止須二本　一減省寺丞專委少卿　一差少卿查考草場租銀

以邵寶爲浙江按察使

寶督學江西有聲故超陞之

中貴齊汝奉使武當山欲載激濁揚清便宜行事于勅中大學士謝遷執不可止之

上召尚書劉大夏議太平事。上言天下何時得太平。朕幾時欲得如古之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上曰。大學士劉健嘗欲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托。

南京刑部尚書樊瑩致仕

命刑部左侍郎何鑑稽覈河南湖廣陝西三省戶口。

適戶部獻民數　上按圖數戶。以為當今生齒繁盛。戶口宜增而虧。宜登而耗。弊在逃亡流移脫漏埋沒　命簡大臣查覈。廷舉鑑。

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指斥弊政。 上怒。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一曰元氣之病。在士習日下。二曰腹心之病。在內官擅權。一曰兵害在影射。二曰民害在重歛。三曰莊場爲畿甸之害。一曰匱之漸。二曰盜之漸。三曰壞名器之漸。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六曰貴戚驕恣之漸。言昔者 高皇帝置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爲聖主不易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今且招納無賴。罔利賊民。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中外側目

而視。切齒而談。皆飲恨于壽寧者。上陵下逼。勢將必潰。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且以爲宜及今愼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疏入。后毋金夫人及張鶴齡痛恨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鎭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李夢陽着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預。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莫聞知。第遥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

呼 上曰夢陽本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 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編修羅玘申救主事李夢陽不報

李夢陽以論劾張鶴齡忤旨下獄玘上疏謂鶴齡在肺腑 陛下固將玉成之若夢陽萬一瘦死或自裁乃滋為鶴齡累 上亦感動後竟薄責

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

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之
上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管內閣誥敕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顧鼎臣董玘謝丕進士及第崔銑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段炅等二百五名同進士出身
左都御史戴珊以疾乞退溫旨留之
珊求退不得言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受知于　上獨不爲我有一言乎一日　上名劉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劉言戴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　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劉曰戴珊在告臣往

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　陛下時為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光何忍捨朕而歸乎劉以　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以右副都御史孫需撫治鄖陽

巡撫南畿都御史艾璞平崇明巨寇施鈕二　賜銀幣降勅獎諭

四月上御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詳議政事

上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加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興當革者皆責在鎮巡今

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　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　上曰。彼言卑諂。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

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着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何如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 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

故如此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曰今須嚴禁
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
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巳
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
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
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
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巳壞盡各邊開中
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
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
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
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

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

議停當來說。于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荅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及堂上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來以備觀覽。

以張敷華為南京刑部尚書。

戶部尚書韓文疏陳阻壞鹽法七事。　上嘉納之。

一曰華開中引鹽之弊。二曰華興販私鹽之弊。三曰華賤賣官鹽之弊。四曰華買補殘鹽之弊。五曰華夾帶殘鹽之弊。六曰華越境買鹽之弊。七曰華運司廢弛之弊

指摘剴切。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不下以尚書劉大夏言從之

上因大夏獨對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効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若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內見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皐陶亦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事亦出此似未可深責也。 上頷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

兵部尚書劉大夏獨對便殿密請裁革占役三營軍士并撥充軍騰驥四衛及侵沒各營草場等弊。 上以勿形奏疏諭之。

兵部左侍郎熊繡奏命清騰驤四衛勇士。得其虛冒糧餉者幾萬人。諸閣銜之。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議政事。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爲御史奈何寄人私書。于理不當。且夫役是舊制。何得擅裁。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卽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只

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 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五月。乙酉。 上不豫。

庚寅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

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太監張愉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

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外 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請他出來讀書輔他做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

辛卯 上崩于乾清宮

壬辰 皇太子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是歲之詔興利革弊禁治奸宄最爲嚴正健屬東陽代草天下誦之

六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

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御史周倫疏內宮不宜作佛事及遣近邊州縣進香下部議從之。

北虜寇大同宣府邊將失利命總兵官保國公朱暉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出師分道禦却之。

暉等直擣虜巢虜引去斬獲百餘級。

命戶部左侍郎王儼兼僉都御史督宣大軍餉。

七月加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少傅兼太子太保

起致仕戶部侍郎許進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疏薦都御史雍泰代已不報。

廣西提學僉事姚鏌嚴禁巫妖。

桂人尚鬼重巫有所謂山魈卓旺者能爲變怪自宗室以至民間尸像而祝之飲食必禱巫覡假其神以惑民者凡四百人鏌惡其爲祟作除二妖文焚毀其像痛治諸巫而嚴禁之自此妖不復作。

兵科給事中邊貢劾太監張瑜太醫劉泰高廷誤用御藥逮瑜等下獄。

八月尊祖母王太后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尊母后張氏爲皇太后。

詔內帑銅錢免查。

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

瓚等奏討長蘆運司鹽一萬二十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物料戶部司官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言于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執奏止與六千引　上問內閣曰戶部何不全與劉健等對曰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　先帝末年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　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個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個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　上不得已從之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

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楊守隨泣執誤用御藥近侍張瑜

等不宜輕貸。諸閹銜之。

上命太監李榮審錄時瑜及太醫院官。俱以誤用御藥繫獄。榮承內意謂可矜疑。守隨泣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哀憤方殷。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以春秋許世子之律。豈宜輕宥。榮亦默然泣下。衆皆畏服。

起致仕戶部尚書周經于南京戶部。懇辭未任。

詔給餘鹽于張皇親貨賣。

致仕戶部尚書秦紘卒于家。

紘山東單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位列上卿。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贈少保。謚襄毅。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

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奉孝宗皇帝梓宮葬于泰陵。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　上同卧起宴游謀議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甚惡文臣專權屢于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及內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朝廷不過虛名而已。　上信之新差者盡數收回于是內官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

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上御文華殿召見輔臣部院尚書都御史團營三營總兵官

以右副都御史劉宇總督宣大軍務

初劉大夏素薄宇因 上召見言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 上遣錦衣衛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究

十一月巡撫陜西都御史楊一清奏增鹽課事宜從之

靈州大鹽池增課萬五千引小鹽池增二萬引新舊五萬九千九百三十有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卧

引銀一錢。共銀貳萬七百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支用。及于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皆可行之永久者。

以右副都御史吳文度巡撫雲南。

以右副都御史張泰總理南京糧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龔元奏起都御史劉纓照舊巡撫四川。從之

廣東右布政使柴昇設法招諭十三村積賊捷聞　賜銀幣獎之

十二月。命修　孝宗皇帝實錄。

火星犯左執法。

左都御史戴珊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珊江西浮梁人。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容。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常近厚。蒞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御章牘。辰入酉出。節寒暑不變。敭歷中外。所至有聲。學政尤著。身既沒。人至今道之。

翰林編修何瑭請令史官卽時紀錄時政。據事直書。 上命所司知之。

瑭疏。臣以非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叅之餘。退安私室。于國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奉錢。日支廩給。旣失官守之職。難

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　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　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　上悉以付史館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起居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于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遵　祖宗所已行修史職于久廢勅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　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升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于紙尾書某官某

人記藏之匱櫃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謀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憸夫小人懼遺萬世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天下之用。今諸人于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至疎脫是于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僉都御史林

俊祭酒章懋云。

命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張憲清理閩浙鹽法

大理寺卿楊守隨以九年考滿陞工部尚書仍掌寺事

北虜深入固原。巡撫楊一清督兵却之。

十二月十七日。虜賊五萬餘騎到花馬池北楊柳墩西空開墻口二十處。及將靈州東北清水營堡攻陷深入固原平涼會安等處大掠。一清率帳下五千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略。衆遮道不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塘馬營。見所選新兵軍容甚盛。賊駭之。又聞一清且至。乃移侵隆德城下。一清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

我大兵至遂擊衆北走。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陳言治道要務五事。 上優納之。大略謂紀元以正德爲名。當求其實。必如漢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必如唐劉蕡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臣已具疏乞骸將歸死首丘而犬馬之誠。耿耿不能自已。敢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爲五事。一曰勤聖學。二曰隆繼述。三曰謹大婚。四曰重詔令。五曰敬天戒。 上優詔荅之。

故太監汪直義男汪鈺乞錦衣衛鎮撫帶俸守塋。兵科給事中潘希曾首疏奪之。

希曾言世禄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禄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官之蔭又疏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佞倖等八事劉瑾等銜之

皇明大政紀卷第十八